

阿保美代



心灵漫画 4

(日)阿保美代◎著
钟晓云◎译

十月的 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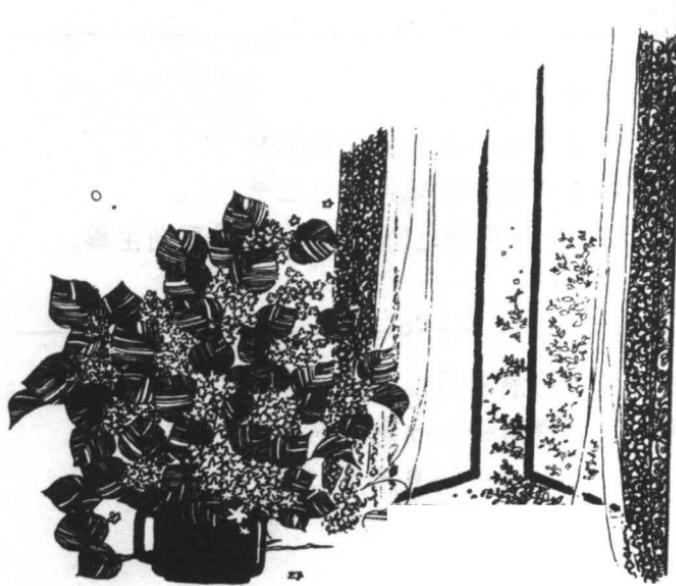


自由

阅读阿保美代的漫画，
犹如春天的早晨，
漫步在山林间，
一阵轻雾飘来，
有一种清凉又朦胧的美感。

——幾米

十月的笛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中国宇航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3-82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的笛 / (日) 阿保美代著; 钟晓云译. -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4.1

(阿保美代心灵漫画)

ISBN 7-80144-755-7

I . 十... II . ①阿... ②钟... III . ①漫画 - 作品集
- 日本现代 IV . 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262 号

责任编辑 危宇

出版 中国宇航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阜成路 8 号 邮 编 100830
(010)68768548

网 址 www.caphbook.com/www.caph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部 北京市和平里滨河路 1 号 邮 编 100013
(010)68373103 (010)68373185(传真)

零 售 店 读者服务部 北京宇航文苑

北京市阜成路 8 号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1 号
(010)68371105 (010)62579190

承 印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32 规 格 850 × 1168

印 张 6 字 数 3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44-755-7/J·001

定 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调换

推荐文

他们说……

阿保美代用漫画写诗，
垂钓我们深埋的真与浪漫。

——张曼娟(知名文学家)

诗意的感受和拟想，
让我们得以在世界之中温柔地栖息
——阿保美代的作品颇得诗意三味。

——许悔之(文学家、某报副刊主编)

在流行机巧的浪潮里，
阿保美代的漫画是一叶意在溯源的小小独木舟。

——夏瑞红(某报主编)

阿保的作品蕴藏时空的美感，
轻轻说出许多人心中的渴望！

——江零(知名插画家)

阅读阿保美代的漫画犹如春天的早晨，
漫步在山林间，
一阵轻雾飘来，有一种清凉又朦胧的美感。

——幾米(散文绘本作家)



序

清越心田

——粟耘(自然生活作家)

漫画，是儿童的笑与花；童年如果没有漫画，斑斓的色彩便要淡了许多。

漫画，也可以是成人的梦，揉和了赤子心情的欢愉之梦。

十月深秋，笛声或许听来特别悠远，同样一管笔，可不是牛背上牧童的天真无猜，阿保美代的《十月的笛》，也不是笔尽意尽的漫画书，甚至不是局限于漫画范畴的书。

它可以是寓言、是散文、是小诗、是小说。

它用着美丽纤细的图画包装着一缕缕悠悠愁丝。

记得多年前读《小王子》，序文说，这是一本给曾经当过小孩的大人看的画。

《十月的笛》，可是给不失童心，经历一番世情的大人看的漫画书。

此书包括19篇漫画，有许多篇着墨不多，但足以令人低徊。

《波波的小黑猫》中有句话：“如果小猫太可爱的话，有时天使会把它带走的。”简直和中国的“天妒红颜”如出一辙，读了令人好不心酸。对于波波这么一个小孩子来说，未免太过于残忍。罪不在阿保美代，而是她直陈了这种令人无奈的宿命观；其实，它未尝不是人们减轻痛苦的法门，至少可以使波波在梦中快乐地看见小黑猫在星空中嬉戏，将天使的面孔变成和自己一模一样，藉着移情作用抚慰心田。

《绿》是一篇色彩亮丽的漫画，我边看边想将图中的雨伞填上各种颜色，尤其是那把绿伞，更要用最鲜明的绿色填上它，最后，到那幅有大片天空的画面时，则毫不保留地倾倒了整瓶颜料罐，痛痛快快地渲染成满满的绿。

漫画能令人激起如此强烈色彩的愉悦，似乎是不曾或见的。

《得得得》点出万物有情，连洋娃娃都甘愿为此化为石头，读之岂不令人伤绝。

《静静的时钟》中的时钟已经太老了，男主人并不急着修它，“暂时让他休息一下吧！”短短的一句话，关怀之情跃然纸上，尤其将时钟称为“他”，而不是“它”，更具人性，真神来之笔，不知是原文如此，还是译者之功？

阿保美代创造了“圆圆”，是《圆圆的爱》中一匹专吃人类恶梦的天兽，既为人类消除恶梦，又为了填饱肚子祈求人类多做恶梦，因此痛恨自己，将世间诸多无奈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说圆圆“本身就是一个迷人的小美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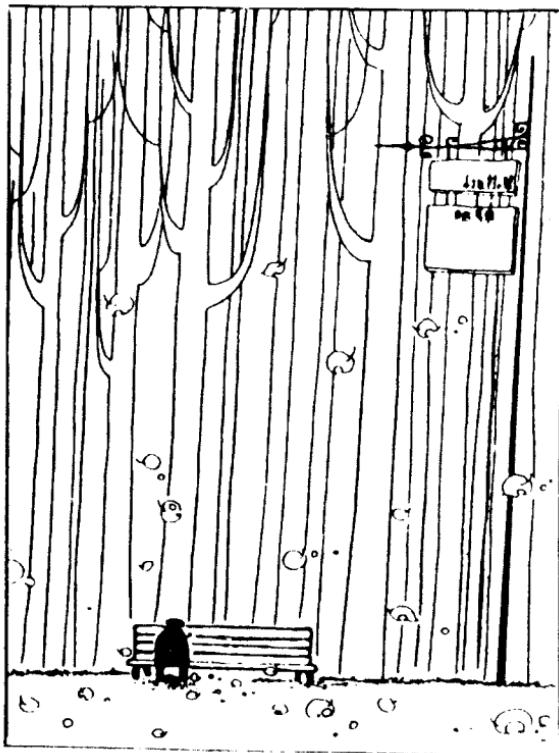
《小驿站》使我想起了“等待果陀”，后者虽已阅读多年，内容早忘，但是还留心头的那点感受，十足再现于此篇之中，不知是阿保受后者影响，还是因为性灵互通，不谋而合？小驿站太偏远，难得有人车往来，小站长太寂寞了，他渴盼着生涯上的一点涟漪，简单几幅漫画，点出了多少人生的孤独空虚？站长终于久候不至，沉沉睡去了，最美的是顽皮的落叶正在他的脚边闹着玩呢！很轻巧地点出了人生中常被忽视的一点生机。尤其令我感到亲切的，就是最后那一幅画面：当年我们居住山林，屋前有小庭，后是油桐林，每到初冬之际，树叶尽落，一片枯林与在天空中飘散、在庭中翻动的落叶，和图中景致如出一辙，巧的是我们庭中也有一坐憩之处，是一堆薪柴，体积正好与图中长椅完全一样，我便常坐在柴堆之上，细数地上落叶为乐呢！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吧，我颇偏爱此篇，不过，“哥伦布横渡大西洋……”那幅漫画的船影，虽然造型意味很强，也很精致，颇像克利（瑞士画家，生于1879年，逝于1940年）画中的图样，但与整篇漫画的风格甚不一致，而且，应也不必牵扯这样广大空泛的思维，似乎舍去较好。

《十月的笛》篇幅虽短，却细腻极了，如果没有特别精致的心灵，是不太容易感受得来的。

《小小的二重唱》描写大自然物物之间的关怀，是一则突破自我设限的温馨童话。

《草莓饼之夜》中，小冰冰为了怕老鼠或恶魔打歪主意，因此决定整夜守着草莓饼，使我想起了一本童话书《草原上的小屋》里，小女主人翁得到一块非常喜欢的饼干，好想吃，又怕破坏它，考虑了许久，最后才在最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偷偷咬了一小口，同样充满了童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 ● ●
《十月的笛》，终究是一本漫画书。



漫画书，最重要的表达形式，就是画。

本书中的画与它的内涵一样：用心而精致。人物模样之可爱，笔触之活泼生动，构图之变化完整，画幅大小之安排，都属上乘，只是，由于多篇漫画，各篇主人翁之角色各有不同，却碍于表现之方式，形象颇多雷同；而造型上，亦颇多我们熟悉的欧洲式插图的影子，阿保美代若能更进一步地突破这两处局限，应有更臻完美的成绩。

《十月的笛》，前面提过，它到底是已跳出一般漫画书的格局，和许多费心经营的文学作品一般，有着较深一层的诉求，有几个篇幅，在“意犹未尽”与“说得太透”之间，作者若能更有一些均衡，相信有朝一日，可望成为不可多得的心灵极品。译文方面，自然流畅，功不可没，惟在《小小的二重唱》首幅画的最后一行文字：“它就独立地伫立在那里了。”如果改写“它就孤独地站在那里了。”是否更为顺口些？

小时候不知看过多少漫画，尤其是在“学友杂志”中的“小八爷”与“给路”，随着年岁的增加，感怀更深，小八爷将棒球帽的帽沿歪向脑后的不合时宜的俏皮意味，与到处受人歧视、绰号为给路（闽南话“笨”的意思）的孤儿（大概是孤儿吧？）的影像，时不时在某个时候，会跳出心中。虽然，他们当年在漫画中所经历的事情早已忘却，但却是这世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两个珍贵典型，所谓珍贵，因为小八爷象征不随时俯仰、同流合污的自性，给路则在丑陋世间中，作者藉着他表露常怀悲悯的情操，它们，自不同于笔尽意尽、聊共一粲的一些漫画，不管时间隔了多久，它们必会像涓涓细流，在读者的心中伴随着、温慰着，成为不可或缺、不会忘怀的知音。

略长后便少看漫画了，三十多年来，漫画世界对我几乎

是一片空白，不知是漫画拒绝了我，还是我拒绝了漫画。这些年，漫画似乎颇为兴盛，但我偶尔在报章浏览些，却也看看就忘了！去年在邻镇一家旧书店发现几部文学名著改编的漫画，见其图画不错，一口气全抱回来，但看完之后，只觉不过重温一下以前看过的书本而已，了无新意，直到出版社寄来了《十月的笛》的影印本，漫画，才在我心头又亮了起来。

其实，阿保美代的作品，前几期在某刊物上也看了一些的，当时即引起我的注意，但一个月一小篇，只觉蜻蜓点水，现在一口气可以欣赏一整本书了，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既可圆了儿童梦，更可教我怀着孩童的清越之心看待不只是像儿童眼中那般无忧无虑的世间。

我衷心祝福阿保美代小姐。

我亦衷心祝福有幸欣赏阿保美代小姐作品的朋友们。

我也祝福我自己。

愿人人有颗能够正视大人世界的童心。

序

吟唱一首十月笛歌

——许琳英(作家)

你若静静听着
树就会告诉你一切秘密
在月圆的夜晚 橡树为何哭泣
愈是可怕的梦愈是可口
绿是魔法的颜色
据说凡是吃过白棉花糖的人
可以乘着白棉花云去见天使
天使正拿着蜡烛
为迷路的小猫寻找回家的路
长大以后可以当银河列车的司机吗?
当柔软的雨从天上落下时
如果能碰触到最初一颗雨滴
雨精就会答应你的祈祷
如何在秋天寻觅春天时满山遍野的笛草
因为远离 所以温柔的雪精
摇动着手中的银油灯
说着 喜欢、喜欢、喜欢……
得 得 得
你曾否听过这样的声音

变为石头之后
恋人的心脏永远不停止跳动
在一个美丽的早晨
时间慢慢由窗前流过
在一个很静很静的午后
光和影交织成五彩锦缎
翻开书页
让阿保美代
陪你摩挲世情沧桑
因为美好的生活稍纵即逝……



<漫画导读>

心中的精灵

——余德慧(大学教授)

有个深夜，我坐在窗前读着阿保美代的漫画书。窗外是星空，拉着好长好长的夜幕，案前一杯咖啡。拿起咖啡杯，看着阿保美代的那篇《小小的杯子》：

杯子破了。

以往，当小小的杯子冒起蒸气时，
那温柔白嫩的小手就会将它轻轻捧起。
当那水蜜桃似的樱唇啜在杯缘时，
令人有股说不上的感觉。

可是，杯子破了，
那孩子比谁都难过。

小杯子的小精灵离开了，
在月色皎白的尤加利树叶间，
小杯子精灵冉冉地浮起来。

“去吧，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孩子睡眼朦胧地说：
“是不是有个叫作天堂的地方？”

孩子转个身入睡。

记得曾经把杯子摔破的时候，心里好懊恼。动手拾起杯子的碎片，一股脑儿把它们丢进垃圾筒内，心中依然浮起杯子最美的情态，不自觉怔仲地想着杯子。

杯子的精灵微笑地到一个叫天国的地方吗？

精灵是泪光中的伴侣

在盆景店看着师父用铁丝圈住小榕树的树叶。听师父说，养树最重要的是不要纵容，小树才会顺着人的希望成长。小榕树被摆在木架上，师父用小水漏子在叶根上洒几丝水，树叶轻轻地晃动着。小树挣扎着要成长的心情被铁丝绑住了。小榕树的生命只能像夜里的精灵哭泣，因为长不大了。

眼泪是孩子的世界，在泪光里；精灵是惟一的伴侣。在阿保美代的《星光夜语》，小小的安东老是嘟嚷着要到夜里散步，因为在安东的晚祷词里，有个小精灵进入梦里。

小安东问，精灵是什么？精灵是“一切所有”：

“我是一切万物：我是明月，我是夜之树，我是吹过树间的夜风；我是花草、树木，风、水、空气以及被露珠浸湿的大地，我是海底的一颗小青石，发出寒光。”

当小安东的母亲到床前亲小安东的额头，道声晚安，小安东望着母亲离房的背影，泪珠儿掉下来：“才不要你的晚安，”小安东想着：“大人不了解小孩子心里想的事。”门外，小安东的父母忧心地说话：“这孩子最近好像着魔似的，常嚷嚷着夜里要去散步。”

小安东睡着，他对自己说：“明天我要和小精灵一起去玩。”

小精灵不是神，是自然的宝贝，是花，是草，是一切。

天使在花草间休息

在阿保美代的《美的声音》里，矮冬瓜的阿英和阿明到晴空万里的山坡写生。阿明摘花，阿英叫住：“不要摘紫丁香。”因为“那处被折断的地方，好像流血了。”紫丁香里有精灵。

阿英很难过，嘀咕着对阿明说：“跟你一起散步很快乐，可是有时却受不了你。” 话说着，阿明又要摘小草。阿英又叫住了他，不行。

“叶子和草是天使休息的地方。早上，叶子因为有露水而垂头；露水是天使坐的地方。不只是叶子，到处都有天使。”

阿明抗议：“我看不到天使，我不相信你的话。”

阿英丧气地说：“你这么说，天使会伤心的。”

阿明依旧不信：“阿英，你为什么要替那些看不见的人操



心。你是个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人。”

生气的阿英把画本儿丢到阿明的脸上，哭着跑开了。

阿明一个人坐在山坡上，风吹着，轻轻的乐声从树叶隙缝传过来。

阿明怔住了：“我真的只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小精灵正在叶上吹着银箫。

阿英的世界是自然的世界。只有小精灵才住在自然里。我们要跟自然对谈，就是跟树说话。很傻吗？很虚幻吗？

自然有灵人生丰盈

如果小精灵是在格林童话里，我们会说那只是想像，如果我们把小精灵引到生活故事里，小精灵是我们的心，就像爷爷的《苹果树》。

也许，对缺乏与自然沟通的人来说，爷爷与苹果树只是个虚幻的故事，说好听一点，是我们内心的寓言故事。可是，我已经很难这么想了。我曾经观察人们吃饭、郊游、工作，人总是在活动里头制造情趣，像喜欢一道菜肴是因为“有妈妈的味道”；但也有人干干涩涩地生活着。干涩的心灵是把自然当作“物”，只是当作“利用厚生”的工具。看到树林，只问树上长什么果子，能不能吃；看到画，只问价钱，很少想到“自然也可以道情”。

以“自然”的物来道出内心的情怀是我们用比较丰富的心情来经营自己，而不是把人与自然隔开，或者仅仅把自然当作役使的对象。但是，这种“以物道情”绝非把自己陷在